

奋斗ing

寒夜里的“灯塔”

两台车像两座移动的灯塔,穿透夜色,彼此呼应。

王晓静

隆冬的夜晚,冷空气如约而至,鲁西北平原的气温骤然降至零下10摄氏度。漆黑的旷野中,地球物理公司SGC2101队滨县三维项目放线班长邢义钦正开着一辆大头长尾车巡夜。车上的警示灯一直在闪烁。邢义钦的车不是普通的车,是随项目启动那天起就被他带在身边的“家”。车里备着棉被、热水,还有洗漱用品,能满足基本的日常生活所需。邢义钦吃住车里,主要是为了解决物探生产中可能突发的问题。一部手机、一台笔记本电脑,便是他全部的“作战装备”,你哪个环节卡壳,他都能第一时间掌握,再去精准“疏堵”。除了巡查,邢义钦还开车给员工送饭、送药、送生产物资,赶上生产任务紧、人手不够用,把车一停,转身就成为一名放线工。邢义钦说:“这些工作我都干过,啥时

候拾起来都不费劲。”邢义钦的车有时停在水塘的堤坝上,有时停在村庄的路口,有时停在野地和树林边。停车点随着生产进度变动,有时候一晚上要挪十几个地方,想睡个把小时囫圄觉都是奢侈的事。“人在车里,车在野外,心里踏实。”邢义钦这样形容自己的工作状态。滨县三维项目的工区里,几条交通要道贯穿其间。白天,车流如织,各类大型机械轰鸣不断,嘈杂的环境严重干扰地震波的采集。为了保证数据质量,对甲方高度负责,项目把激发时间改在万籁俱寂的深夜。当城市渐渐陷入沉睡,城市周边的旷野却是醒着的。物探队忙得热火朝天——源源不断地地震波携带地下深处的地质秘密,冲破数千米地层,悄然抵达地面信息接收设备。邢义钦说,在SGC2101队,第一个把“家”安在车上的人其实不是他,而是党支

部书记孙奎。早在担任党支部书记之前,十几年的项目经历中,孙奎都是在狭小的驾驶室中度过的。说到这里,邢义钦不禁笑起来:“我们这几个放线班长啊,都是中了孙书记的‘毒’,被他传染了。项目一开工,不在车里守着,心里就没了着落。”原来,邢义钦开的这种夜巡车,队里一共有4台,另外3台由其他三位班长驾驶,他们同样以车为家。自2025年8月进入工区以来,一天都没离开过。夜里10时10分,工作群突然弹出一条求助信息:“有员工感冒发烧了。”邢义钦看了一下位置图,调转头,疾驰而去。将生病员工安顿好后,已接近夜里11时。邢义钦把车停在旷野中一条小路边,拎出后备厢里的铁锹,戴上头灯,毅然走进寒风中。走过一片枯芦苇地,眼前是一大片排列布设区。排列布设是否规范,直接影响采集数据的准确性。邢义钦弯下腰,对着一个个采集设备仔细检查。排列区里沟坎

交错,结冰的水洼在月光下泛着青寒的白光,他熟练地跨过。这地方他不知道走过多少遍,每一处都熟悉得很。深夜1时,困意渐渐袭来,眼皮像抹了胶水。这个时间节点,人最容易松懈和疲惫。邢义钦忙打开手机里的工作群,开始点名。“在,在……到,到……”排列长们陆续回复。在这无边无际的黑夜里,同样坚守在物探一线的还有排列长们和他们率领的数百名员工。远处,两束灯光划破黑暗,逶迤而来。那是孙奎的车。邢义钦熟悉它就像熟悉自己的车一样。每天夜里,孙奎都要到4个班长的夜巡区来看看大家,有时还要把他们中的一个替换下来。想到这儿,邢义钦心头一热,周身的寒气似乎也被驱散了。车越来越近。两台车上的警示灯节奏分明地闪烁不停。它们像两座移动的灯塔,穿透夜色,彼此呼应,在寒夜中无声地完成两代物探人的接力 and 物探精神的传承。(作者来自地球物理公司)

我爱我家

夺冠背后的成长密码

严新龙 口述 张非非 整理

我叫严新龙,是胜利油田滨南采油管理四区刚入职一年的“新兵”。我从未想过能和团队一起把2025年采油厂“三次最强”井下作业监督对抗赛的冠军奖牌带回管理区。这场胜利,更像一场深刻的实践课,让我褪去了初入职场的青涩傲气,真正读懂了老师傅们藏在岁月里的过硬本领。同事们总打趣我“脑子转得快”——厚厚的《井下作业监督规程》,我能背得滚瓜烂熟,各类理论公式看一遍就记得八九不离十。赛前我心里满是小傲娇,甚至偷偷想:理论论储备,赛场恐怕没几个对手能比过我。看到团队名单时,我只知道要和两位前辈组队,却没细想“经验”二字的千钧重量,只觉得“理论+经验”的组合,稳了。理论考试环节,前半部分的基础题果然如我所料,凭着脑子里的“理论数据库”唰唰写完,笔尖都带着自信的节奏。可到后半场,我却呆住了——全是带着现场“烟火气”的考题:“套铣筒因结垢卡在井筒应该怎么办……”按理论来说应该是反洗,可实际生产中要考虑的因素却复杂得多。两位老师傅一边讨论,一边在草稿纸上快速标注参数,仿佛是在日常工作中处理问题,最后果断选择了正洗。交卷时,李瑞国师傅笑着拍我肩膀:“这些都是咱们井场常遇的‘家常菜’,王师傅当年带着我们处理过不少。”我又仔细打量起两位搭档:带队的王兰良师傅,与井下作业打了40年交道,传说井场上的“疑难杂症”就没有他没见过的;而李瑞国师傅,20多年深耕作业一线,全区大半井下作业设计优化都有他的心血。我这才惊觉,我眼中的“复杂题”,早就前辈们的“日常课”了。比赛结束,当听到“采油管理四区团队”获得冠军时,台下的同事们举着队旗欢呼。望着那块沉甸甸的奖牌,再看看王师傅满是老茧的手和李师傅笔记本上密密麻麻的井场记录,我心里五味杂陈。直到那时我才明白:赛场上的答案从不在书本上,而是在王师傅40年井场摸爬滚打的“活字典”里,在李师傅20多年优化设计的“数据库”里,更是在一代代前辈们把每口井的问题、每次处置的经验都沉淀成团队的“实战教材”里。有了这些,我们才能在复杂的实践考题面前底气十足。赛后我在日记中写下:“理论是翅膀,实践是根基,而四区的团队,就是让翅膀能落地、根基能生长的土壤。”这场冠军之战教会我的,不仅是井下作业的技巧,更是对团队与传承最深刻的体悟。(作者来自胜利油田)

泥泞中的“应急先锋”

黄 俭 栾亚敏

1月6日,在石油工程建设公司中原建华中元坝项目部的办公桌上,一封来自西南油气分公司采气二厂党委的表扬信被展开。信上写着“迅速响应、攻坚克难、使命必达”,这背后是项目成员在雨水泥泞中连续奋战的6天付出。“103-2H井即将投产,管道开挖验证必须在6天内完成,这关系到气井能否安全通气!”2025年12月6日,接到采气二厂紧急通知时,窗外正下着雨,项目部经理刘东方立即召集人员开会。他指着图纸说:“这段有软土层,雨天开挖难度大,但我们应急抢修队伍,必须完成任务!”持续的降雨让施工现场一片泥泞。12月7日一早,20多名项目人员带着设备赶到现场,泥浆没过脚踝。“老王,注意脚下!”年轻技术员韩国防伸手拉住正要扛钢管的老师傅王孝彬,自己却因重心不稳打了个趔趄,裤腿顿时沾满泥浆。王孝彬拍了拍他的肩,把钢管往肩上挪了挪,说道:“没事,咱们干应急的,泥里来水里去,早就习惯了。”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。当天下午,挖掘机挖到近3米深时,突然暴露出一个小型坑洞——这是图纸上没有标注的隐患。“立即停挖!”刘东方快步上前叫停作业,“一旦发生坍塌,不仅前功尽弃,还会影响周边管线。”技术负责人宋厚波蹲在泥地里,用卷尺仔细测量坑洞尺寸,在笔记本上快速计算着,随后提出方案:“得用钢板支护,再调整开挖角度,尽量避开坑洞区域。”那一晚,项目部临时工棚里的灯一直亮到深夜。宋厚波守在电脑前,反复核对各项数据;刘东方每隔一小时就去现场一趟,仔细查看土层变化;见雨势稍小,工人们赶紧把钢板和支护材料运到坑边,为后续施工做准备。那几天,每个人的工服几乎没干过——不是被雨水打湿,就是被汗水浸透。12月10日,雨势渐大,部分已开挖的沟槽出现轻微渗水。“必须马上排水!”刘东方抬着抽水泵冲进雨中,放到排水位置。为了将抽水管准确伸入沟槽底部,他弯下身子,在泥地里慢慢调整管口位置。“那时就想,得尽快把水排出去,不能让水把沟槽泡软,否则之前的努力都白费了。”刘东方后来回忆,那天他和同事们轮流看守抽水泵,直到傍晚渗水情况才完全控制住。在那6天的奋战里,这样的画面很常见。有人为了校正数据,一次次在泥地里弯下身子,核对水平仪;也有人趁着轮休,在工棚里边端着饭碗边念叨,希望顺利完工、顺利投产。12月12日,最后一段管道的开挖验证数据终于出炉——“沟槽深度达标、管道防腐层完好、周边无渗漏”。采气二厂现场负责人何海拿着检测报告,用力拍了拍刘东方的肩膀,感慨道:“原以为下雨6天根本干不完,你们竟然真的做到了!”收到表扬信那天,刘东方把信贴在项目部公告栏上,对全体成员说:“这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,也是咱们在元坝项目部10年磨炼出来的真本事。”(作者来自石油工程建设公司)

百姓茶座

和焦虑好好相处

徐 婕

快过年了,办公室里本该热热闹闹准备迎新,可这几日,耳边听到的念叨却多了。隔壁的老张,对着儿子那“不争气”的成绩单焦虑万分;楼下的小刘,为年终差一点就能摸着的目标,心里总别着一股劲;就连中午在食堂吃饭,大伙儿聊起“今年回谁家过年”,都能叹口气。这年关跟前,好像有层看不见的叫焦虑的薄雾,悄悄地漫了上来。其实,静下心来想想,这焦虑哪是年关独有的啊,它更像个时不时就来串门的老熟人。孩子学习、工作考核、家里家外、身体健康,哪怕是明天要汇报的事,都可能让焦虑来敲你的门。但面对焦虑,人和人可不一样。有人立马就心烦得坐不住,看啥都不顺眼,火气一点就着,结果自己难受,身边人也受连累;可也有人,好像兜里揣着“定心丸”,烦闷一阵子,自己就能慢慢缓过来,该干嘛干嘛。这区别在哪儿?就在于会不会调节。给自己一点喘气的时间。事情一多,心就容易堵。这时候,别硬扛着钻牛角尖。不妨把手头的事暂放一放,哪怕只是短短一会儿。离开那个让你团团转的环境,散散步,听听音乐,或者什么都不做,就会会儿呆。让紧绷的弦松一松,缓过这口气,再回头看,很多事也许就没那么沉了。让身体先动起来。心里烦躁的时候,整个人都容易发僵。这时候,思维可能越转越乱,不如让身体带着情绪走。起身活动活动,做做操,快走几圈,或者认真投入地做家务。出点儿汗,让气血活络起来。往往身体舒展了,压在胸口的那股闷气,也跟着散开不少。换个角度看一看。我们焦虑,常常是因为只盯着眼前最急最难的那一点,陷入了死胡同。试着退一步,问问自己:这件事最坏能怎样?过段时间再看,它还这么要紧吗?或者,找信任的人聊聊,听听不同的想法。有时候,思路一转,眼前堵着的墙,旁边就可能出现一扇门。我们没法让生活中所有烦心事都消失,但可以学会与自己的情绪友好相处。当焦虑那股冷风再来时,咱给自己添件衣裳,找个避风处暖暖,或许就能稳稳地继续走好接下来的路。(作者来自浙江石油)

遇事学会“转弯儿”

刘贵娟

人的性格各异,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也千差万别。心胸开阔者,遇到麻烦事不会过多地纠结,常常会以一种乐观的态度去面对。科学也证实,人在愉悦时做决定的正确率要远大于心情不好的时候。反之,一个爱钻牛角尖儿的人,遇到一点儿问题轻则纠结郁闷,重则昼夜思之,这种状态往往会让问题变得更加棘手。人常说,性格决定命运,众多的事例证明,此言不虚。性格于人而言,除了天性使然,后天的培养和提升也至关重要。如果天生不是积极豁达的人,那就学会适时适度地“转弯儿”。遇到难题了,换个角度去思考,换个方式去解决,说不定就柳暗花明了。就算这件事情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,说不得也有“这边不亮那边亮”的惊喜。要知道,人生就是在得失之间,有得有失才是常态。适时适度“转弯儿”,并不是让你逃避问题,而是一件事情出现了,首先要多方面多角度地去解析它,看能不能以最快的速度找到最好的解决方法。如果自己的认知和能力无法做到,那我们不妨转个弯儿,另辟捷径,“曲线救国”,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。退一万步讲,如果某件事情确实超出了我们的能力范围,最后遗憾收场,也不必过多地感叹伤怀。学会看淡和释然,得之我幸,失之我命,绝不是纸上谈兵。学会“转弯儿”,遇事不让自己钻牛角尖儿,是为了让自己活得更快乐。心态好了,快乐多了,我们会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解决更多的问题,也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学会“转弯儿”,及时止损,既是一种生活态度,也是一种人生智慧。(作者来自中原油田)



▲1月16日下午,扬子石化-巴斯夫有限责任公司举行第九届“奋发进取,共创未来”拔河赛。员工们以赛会友、以赛促融,增强了团队凝聚力,展现了扬巴人团结协作、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。

雷 鸣 摄
李时艳 文

◀红工装踏雪逐梦,意气飞扬。

吴奇杰 摄

成为让井架放心的人

李新星

清晨的哈萨克斯坦阿克纠宾州的KOA油田,钻塔裹着霞光。阿一多丝朝我走来,安全帽檐还沾着露水。他手里攥着一根粉笔,右手指向钻具储存区,眉头舒展:“李,钻具的内外径,我都量完了。”这是我和阿一多丝相处的第98天。他是哈萨克斯坦籍实习技术员,我的徒弟。语言曾是第一堵墙。记得第一次递给他手套,他误以为让他擦脸,一抹一道黑油印子。我掏纸给他擦净,他腼腆一笑,碧蓝的眼睛里满是窘迫。我们的沟通靠的是“三重译法”:微信翻译对付日常对话,DeepSeek处理专业术语,剩下的——比如解释联入计算、钻具组合——就得靠粉笔头、手势和图纸。我们宿舍贴满俄语单词,他在工具房的墙上贴满中文技术词,在工具上写满只有我们俩看得懂的数据和字符,就像两个特工在交换密码。但真正破冰的,是那封我熬夜写的信。“技术员要赶在太阳前起床,比星星

睡得晚”,DeepSeek把中文译成俄语时,屏幕泛着白光,“丈量钻具不但要量长度,还要量内径、外径,要把眼睛钉进每一道螺纹。”第二天晨会结束,阿一多丝攥着打印纸冲过来,拇指紧掐着“你必须成长为让井架放心的人”那行字,眼眶通红:“师傅,我会努力!”他真的拼了。早晨6时摸黑去查泥浆泵的是他,举着俄汉词典追着中方机械工长问电焊怎么说的也是他。只不过,有时会在钻具丈量上出点小差错。一次考他:“8寸钻铤的内径是多少?”他卡壳了,鼻尖沁汗,手指绞着卷尺发僵。深夜我去巡检,发现工具房里亮着灯。阿一多丝蹲在接头旁,握着粉笔在钻铤上工工整整地写“Φ203mm, Φ71.4mm”。银白色笔迹烙在灰色钻铤上,像雪落在天山脊线。我忽然眼眶发热。他抬头咧嘴笑:“师傅,这样忘不掉。”让我们师徒的心贴得更近的,是那个暴风雨夜。监控屏显示悬重曲线异常,对讲机里哈语俄语交错轰鸣。我正要冲出门,阿一多丝已一把推开房门,雨水从他

发梢滴进衣领,他把手机直直递到我眼前。DeepSeek的翻译窗口亮着“悬重异常”,下面还压着他手绘的指重表曲线图。“这里!”他指尖戳向图中突升的数值,“现在不正常!”我瞬间明白:是接单根前上提遇卡。我边向钻台跑边用对讲机指挥司钻:“继续开泵循环,下放活动钻具!”等我们爬上钻台,问题已经解决了。后来才知道,他提前两小时冒雨巡检了三次,每隔一小时记录一次数据。风雨中,他用身体挡住灌门的狂风。那一刻,没有语言隔阂,没有国界差异,只有两个石化人对同一口井的默契守护。雨停风住时,我们站在钻具区休息。他摸出一块巧克力递给我,我则递给他一瓶热奶茶。“粉笔,快用完了。”他忽然用生硬的中文说着,又屈指脚下,“这里,都写好了。”顺着他指的方向,我看到油污的钻杆上密布着中俄双向的粉笔字:Φ127mm钻杆、Φ203mm钻铤、411×410接头……那些字迹像一条条小路,从中国通往哈萨克的井场。(作者来自石油工程公司)